

小时光
-01-

天真无邪 / 作品

PENG

RAN

青梅竹马
校园到婚纱
暖萌互宠

怦然

高智商傻白甜少女
与放荡不羁温柔学霸的青春小时光

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时你多喜欢我
而我多庆幸后来我们在一起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米C阅读



怦然

天真无邪 /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怦然 / 天真无邪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221-13680-0

I. ①怦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2304号

怦然

天真无邪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唐博

流程编辑 唐博

特约编辑 廖晓霞

装帧设计 刘艳

封面绘制 鹿夕子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20千字

印张 8

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3680-0

定价 28.0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7878871

目 录



楔 子 / 001

长久

第一章 / 003

3 的 21 次方

第二章 / 020

里面好像有一个秋天

第三章 / 038

笨笨笨笨笨

第四章 / 058

你以为你们是周勋吗

第五章 / 072

“周勋，我要跟你绝交。”

第六章 / 097

他能说什么，他什么都不能说啊，可他心疼她

目 录



第七章 / 112

如果我有一天没有跟你说话，我这一天，
都会暗淡无光

第八章 / 133

她是他生命中最为优美的一道风景，带给他希望和光

第九章 / 154

“对啊，我管你一辈子啊。”

第十章 / 168

“乖，别哭了。”

第十一章 / 189

从此往后，所有不好的习惯他都戒掉，只要她平安

第十二章 / 207

江川，就算我处处不如你，有一点，你永远比不上我

第十三章 / 233

他冷淡地抬起头，一眼望去，
望见他跟她未来几十年的风雨同行

♥ Sam Dung ♥

♥ 楔子 ♥

- Sam Dung -

长久

怦然午觉睡醒的时候，看见他正坐在房间的桌边玩游戏，午后阳光斜了一点角度，窗帘没有遮住，照在他头发上，金灿灿的一束。他垂着眼皮，全神贯注的时候牙齿咬住下嘴唇，眉眼蔚然而深秀，并且温柔，有一点少年时代的影子。

她从高中的时候就注意到他这个坏习惯了，坐姿习惯性偏右，明明人高马大，却总爱斜着坐，整个人都坐歪了，看着那吊儿郎当的样子就可气，难怪各科老师都看他不顺眼。

察觉到她的注视，他抬起头，越过屏幕冲她笑了笑，角度刚刚好。

他身后光线格外灿烂，眼睛明亮，头发黑密，牙齿格外白。

怦然突然明白过来，只有这个位置他才能既看见屏幕，低下头，又能看见自己，毫不费力。



她才明白过来。

高中的时候，她坐在他右边，后来换了一次座位。她换到了孙博的旁边，偶尔有几次回头，无论课上或课下，他都趴在桌上睡觉，一点都不在乎的模样。

那时候班里她年纪最小，四岁开始上学，中间又跳了一级，念到高中，同班的学生平均都要比她大两到三周岁，因此格外懵懂。

那时候是真的觉得，他其实对她爱答不理。

是怎么知道的呀？

是哪一天呢？

他走过来，在她面前停下，因为高大，她能完全藏在他的阴影下，她还在哭，哭得特别激烈，像只抽噎的丑小鸭。他席地而坐，塞给她一只耳机，里面都是周杰伦的歌。

然后，他在她耳边说：“你跟他没结果的，别挣扎了，来试试我吧。”

怦然那时还是个小姑娘，被活生生吓了一跳。

后来啊。

他在桌边打游戏，她睡在他的身边，他微微低下头，就能看见她的睡颜。

♥ 第一章 ♥
- Sam Dung -
3 的 21 次方

一直到初中，江川才注意到尤怦然这个女生的存在。

客气一点可以说她清秀，谄媚一点也可形容她温柔，在此之前，硬要说江川对她有什么印象，他只觉得她格外瘦，在青春期普遍有发胖困扰的女孩子中间，她手长脚细，像一只娟秀的鹭鸶。

张爱玲幼时也曾被人这样形容，那是最折中的赞美。

小学二年级一次数学考试，有一道题是用 1、2、3 三个数组成一个最大的数。全班 45 个小孩子，唯有她写的是 3 的 21 次方。

他不懂这个答案的含义，他更加不懂为什么这个数字，会跟 321 一样并列成为标准答案之一，他更加无法理解的是，小学那个严厉寡言的数学老师对她超乎寻常的喜爱。

直到初一学到次方，他才知道这个答案多么惊心动魄。

他惊愕地回过头，她就坐在身后。女孩子因为瘦，常常让人误会高，这些年她都像个安静的影子沉默地永久地坐在最后一排。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她回馈给他一个同样不解的眼神。

她忘记了，就像一小片飘过头顶的云，忘记了曾经洒下的阴影留给他的错愕震惊。初中入学的摸底考试，他们是他们年级的第一，能吃得下苦的中国学生不在少数，而天赋异禀的少年往往被埋没尘土，能够避开正确答案不引人注目，又不居于下游被老师留堂教育，靠的绝非一腔苦读。

他看过她的期中试卷，逢奇必对，逢偶是 ABCD 依次排列，像个自娱自乐的恶作剧，她担得起恶作剧的后果。

那震惊，已经不是 3 的 21 次方可以形容的。

体育课上，女孩子们在一起翻单杠，身形翩跹，灵活地翻上跃下，只有她出人意表，危险地攀住了单杠，脚却仍旧迟疑地在下方颠着，整个人因为颤颤巍巍而显得魂不守舍，像株在风中摇摆不定的草。一个篮球擦着他的肩飞过去，他没接，一起打球的同学过来轻推了他肩膀一下：“干吗呢？心不在焉的。”

鹭鸶学习飞行，姿态这样笨拙，几乎让人想要微笑。他没有笑，因为这只鹭鸶初来乍到，还未掌握技巧，她在惊呼声中从单杠上直直掉下来，幸好底下是一块草皮，她的膝盖蹭破了皮，浅浅的一道，但因为鲜血淋漓，看着就怪吓人的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，将她一把从地上托抱起来，匆匆赶去校医院。他不大会说安慰的话，因此一路都绷着脸，倒像是很不乐意做这件事。

她吓了一跳，因为伤，因为他。

江川这个人，对尤怦然来说不算太陌生，每次成绩榜总能见到他的

名字，回回都在家长会上发表学习总结，但如果说他们有过交情，那也未免太过乐观了些。

她坐在病床上，他撑着膝盖，俯身在她面前仔细地看。

“不会留疤的。”他煞有介事地判断，大概以为这就是安慰了。

听得医生倒笑起来，这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，温柔地商榷：“可以穿裙子的，长一点，留疤也不要紧。”

分开的很多年以后，他越洋寄送给她的礼物恒久都是两种，长到脚踝的裙子，或者高至膝盖的靴子。

那天晚上，他用自行车载着她回家去，包括之后的许多次，渐渐地，发觉两人原来有很多的相似点，他们都是铁臂阿童木的拥趸，两人最爱上的都是数学课，最喜欢的食物是学校出门右拐一家不起眼门店的铜锣烧，最爱看的书都是金庸全集。两人热热闹闹地你一句我一句，唯恐来不及讲完，对方就立刻接下去，一时闹哄哄的，仿佛快要吵起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轰然笑出声来。

友谊就这样匪夷所思地延续。

她是那样有趣，连笨拙都有趣，一个能把试卷做到接近满分的人，却不知道阴天该带一把伞，天冷及时添衣，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才来找他，怯生生地问：“江川，你有没有多一件的大衣？”

每一年的冬天，他都会多带一副手套、一条围巾。很多年了，他都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这个情商接近零的小妹妹，他教她看地图时如何分辨东南西北，她在待人接物上显示出惊人的无能，江川就教她，遇见气势逼人的陌生人，只消盯着对方的鞋尖，盯足二十秒，对方就会先不自在起来。她最怕去医院看病，初二有一回爆发流感，她不幸中招，挨了许久越发严重，清水鼻涕哼哧哼哧的，江川拖着她去医院配药，医生



问一句，他代她答一句，口吻老气横秋，话中都是怜惜，“严重不？”“会影响上课吗？”“这孩子快要期末考试了。”

她一脸懵懂，走出老远还有护士在背后窃窃私语：“兄妹吧？大人也没来，看着怪可怜的。”

他只好拉着她的手快快走，真怕忍不住笑场破功，回头一想，如果他可以有个妹妹，他希望能够像尤怦然那样。

不矫情，不做作，除了一点怪，但是这对一个天才来说，能够算得上缺点吗？

她怪得那么有趣，最近她在看的一本书叫《解剖学入门》。语文课上，关于我的理想的命题，所有学生都乖觉地填上医生、老师、科学家，尤怦然同学的理想是去八宝山开个店，不卖花圈不卖纸钱，专门给过世的人写自传。多么特立独行，多么酷。

看起来，她不像是你我会喜爱的孩子。主流的小孩应当可爱、听话、乖巧，六岁学珠算，八岁去游泳，十二岁再丢进钢琴班，方便逢年过节随时能够秀一手，十八岁高考，成绩一定优异，亲朋好友问起哪所大学，可以漫不经心悠闲地道出那重量级的校名，确保一招击垮敌人。

一个优秀的男生，一个成绩中等的女孩，俱是无心无思，都是坦荡清白，这样奇怪的配搭，却率先引发了以班主任为首的大人们的刁难。她接任的班级都是以尖子生出名，视江川为心肝，或明或暗地多次挑明，劝这个男生远离这个怪女孩。

他低着头做倾听状，心中暗暗道，你知不知道她聪明绝顶。

班主任眼见攻他不下，挥挥手让他回去上课。课间的时候，班主任把尤怦然叫了出去，回来的时候她眼睛微红，不像是委屈，倒更像是伤心。他好几次走过她面前，她低着头，视而不见。

那是残酷青春拉开序幕的征兆，那意味着偏见、忽视以及误解，他和她都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拨离间，所以江川坚信，他们更应该站在同一条战线。

午餐的时候，他端着餐盘坐到她旁边，她有点惊吓地抬起头，骨碌碌的大眼睛，秋水似的在他身上一转。这孩子其实并不懵懂，从不缺乏感受，只是她太温柔，班主任的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斜斜切入她心中，就因为她位居中游。他硬要把自己盘中的鸡蛋拨到她碗里，她没犹豫，又给夹了回去，就跟小孩子似的较上了劲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也急了，说道：“你也别辜负这只下蛋的鸡。”

她鼓着腮帮子，一下子就乐了。

初三下半学期，中考将至，江川约定跟她一起上同一所高中，他不想失去她这个朋友。他那样情真意切地请求，没有人会不自量力，但她叫作尤怍然。

她当真了，她认认真真地准备，认认真真地考试，认认真真地把这个约定放在心里。在保送选拔中，她是那一次的全校第一，唯一的一个数学满分，比第二名高了整整六十分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，即便她语文作文一个字都没有写，她仍旧是他们学校的第一名。

这个分数震惊的不仅是她的班主任，还有江川，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这是个不入世的天才，剑走偏锋，出乎意料，最终叫人下不来台。

是的，他立在那张榜单面前，有一种史无前例的，难以下台的感觉。

他竭力忽视心底的那抹异样，他应当大声地赞美，浮夸地替她开心，而不是以为，他拯救这个天才的计划行将陌路，没有人不会对优等生网开一面，连婴儿都识人眉眼高低，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是无往不利的通行



利器。

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株笔直的青色的树，一片轻盈的云正缓慢地覆盖住自己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双足如铅注，他觉得应当笑一笑，玻璃上却清晰地倒映出一张灰心的脸。尤怦然兴高采烈地来找他，他想张口说恭喜，他也想一起为她高兴，但偏偏在那一秒钟，在最矛盾的刹那间，一道灰色的冷光划过心底，心就这样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
他不懂一种人性，巴哈特在一部电影中这样告诉前赴后继者：好朋友考差了，你会难过，好朋友考到第一，你会更加难过。

因为刻苦勤奋是不属于她的形容词，她从来没有过挑灯夜战到午夜两点的经历，她能在阅读一道题的同时迅速写下解题思路，哪怕在此之前，连他们的数学老师都尴尬地回避，口上尽说拿回去研究研究。

她的高智商阻碍了她去体察别人心情的能力，见他愁眉不展便大大咧咧地告诉他：“你有不懂的，可以来问我。”

敢问这个世界，有多少人听到这句不感到触目惊心，尤其对一个优等生而言。

他心中顿时什么滋味都有了。

友谊倘若要继续，考验的是彼此装聋作哑的能力。他更加刻苦，不动声色地努力，在一个天才面前，这也像一个悲剧。

怦然约他自习，他屡屡回绝，说什么自习，回回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奋笔疾书的独角戏，他推说身体不舒服想回家休息。怦然深信不疑，待她一走，江川便约了其他人一道去图书馆自习。他无法陈述此刻的心情：他想以一种轻松的姿态，重新赢得年级第一。

保送考试的那一天，考场被安排在市中心，她约好了江川一起搭公交车过去，临出发前接到他的短信，计划有变，他的爸爸要去市里开会，

顺便捎带他去，不能跟她一起。她信以为真，可偏偏就在那辆公交车上，她撞见他跟一个学霸型女生站在一起，两人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考试的热门压轴题。

这个女孩哪怕聪明，幸好善良，面对此情此景她决口不提，缄默地深藏于心。最后，尤怦然走开一些，去搭下一班公交车。

几日后考试成绩出来，她赫然在列，而他因为太过急切，反倒名落孙山。他坐在座位上低着头，以瘦削的肩膀抵挡着来自四面八方涌来的探究的目光。班主任并不指名道姓地表扬，这样小心翼翼的周全体谅，才更加让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子难受。

高智商是上帝赐予天才不劳而获的某种捷径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冒犯了别人努力的决心。

而她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。

第二天上早自习，班主任公布名单，哪怕他两次失利，上面仍旧有他的名字。午休的时候，班主任找到他，委婉暗示他要好好珍惜。

他再三试探，班主任才露了口风，这个名额，是尤怦然主动让出来的。在那一秒，他清晰地感到有一把火在五脏六腑熊熊地燃烧，这算什么？天才的施舍？还是一次怜悯？他别开脸去，只有两个字：“不要。”

他找到怦然，愤怒劈裂他的嗓子，话一出口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多么蠢不可及，但他放任自己说下去：“对，你聪明，你厉害，你不用功就能拿到全校第一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自以为是的怜悯。”

昔日的好时光历历闪现，却在那一秒不足以成为友谊的证据，他被愤怒蒙蔽了双眼，掉头离开了。

战火一直弥漫到午饭时间，怦然端着餐盘小心翼翼蹭到他身边，把两人都很喜欢的白煮蛋拨到他碗里，他当机立断夹了回去，推挡的过程中他一个手滑，鸡蛋掉到了地上。



世界一下子就静了，江川狼狈地抬起眼，与怦然的目光正好相接。他的喉咙仿佛含了一块热炭。

从来高姿态犯错的人，只是因为背后有个低声下气的朋友，一直替他默默收拾烂局。

中考结束的那天，他拨电话去怦然家中，是她父亲接的电话，父亲开明地叫来女儿听电话。那是夏天快要开始的一个下午，树上还未有蝉鸣，空中却有稀稀落落的飘叶，空气中蓄势待发的闷热，混杂着歉疚与焦虑的气息，由顶至踵重重地灌注下去，这些都预兆着来临的将会是个高温的夏天。他终于开口：“对不起，怦然。”

电话线中刺刺拉拉的杂音过后，是她一贯清脆但又无心无思的笑音：“没事的。”

那个时候，她隐约有些明白，事情存在就是存在了，哪怕十年或者二十年，大概都不会有消失的可能。

倘若要维护这段友谊，势必要取舍一些东西。她可努力，但不能过分聪明。

最后中考成绩出来，他仍旧是那年市里第一。

仍旧是同一所高中，不同的是，他们不在同一个班级。江川选择寄宿，而她走读，开学的第一天，不再有人大清早地在楼下喊她快点快点，兵荒马乱地换鞋下楼，血雨腥风地挤上公交车。一切的一切跟初中不太一样，她在公交车上看见玻璃上倒映出来的自己的脸，稚气未脱的孩儿面，下巴尖尖的，瘦骨嶙峋地望着自己，她暗暗地叮嘱这个孩子：“硬朗些，再硬朗一些。”

在打铃前的最后几分钟她跌跌撞撞冲进教室，在门口还差点被自己的鞋带绊了一跤，教室里乌泱泱的，坐满了学生。她环顾一圈，角落还

有一个空位，看到新同桌的第一眼，她已心生不妙，在一个少女的审美中，过于漂亮的男生总不太受欢迎。这代表了层出不穷的麻烦、打扰，还有怀疑。

哪儿来的怀疑？

你以为当吴亦凡的同桌很容易？

最后班主任点名的时候她才知道他叫周勋。

多么富有先知气息的名字啊。

她不吭声，他也没有作声，在一整个被相互介绍氛围笼罩的教室中，他们是两个异类。他懒洋洋地将自己的书垒到桌上，不知从书包哪个角落摸出一支马克笔，在两人的位置中间画了一条三八线，在尤怦然愕然的注视下，淡淡提醒：“不准越界。”

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小学都已经不稀罕做的事，他竟然认真地端到了高中的台面，而且这个人，做得更加恶劣。怦然是左撇子，小时候没改过来。只要她一越线，他就用胳膊肘狠狠杵她，推得她猝不及防，笔在纸上画了长长一道，她气鼓鼓地瞪着他，气得要命：“你干吗，你说，你到底想干吗？”

他又是那种腔调，仿佛很不耐烦跟她多说什么：“越界了。”

可他自己还不是一样，因为个高手长，更加容易越过三八线。她效仿他，他一越界，她就用原珠笔的尖头戳他，一天下来，他半个袖子都是蓝色的点点，自己翻过来看了一看，又挑着眉毛看她。气质这么邪门的男生，怦然真怕他会当场发飙，他却不过吐出两个字：“幼稚。”

尤怦然快气晕过去了。

如果说她是个怪小孩，那么他可以算得上一个坏学生。

不出一个礼拜，他就混成了这个年级的老大。对，怦然用了“混”这个字眼，因为在她心中，任何形式的群雄之首都很不上道，不过是仗



着力气大而已，又不是选拳击教练，又不是拍武侠电影，小女孩尤怦然有她的固执。

好几次，她在走廊撞见他跟一帮男生聊天，他中食二指间夹着一个白纸卷成的纸条，背靠铁质栏杆，所谓的仗剑江湖，所谓的侠客意气，细碎的刘海下掩着飞扬跋扈的眼睛，背后是南城蓝蓝的天宇，云低空掠过，仿佛白鸽翅膀的剪影。他瞥见她走过，忽然恶作剧似的大叫一声：“尤怦然！”

她拍着胸口，惊魂甫定地回过头。一帮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，他笑得畅快淋漓，格外刺眼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她跟江川抱怨，抱怨这个新同桌多么小肚鸡肠，多么刻薄无礼。她还是那个小女孩子，在熟人面前自得，在生人面前拘谨。江川垂眸听，入学的摸底考试中，他仍旧是这所学校的第一，而她的天纵奇才仿佛在初中已被挥霍干净，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学校中，她平庸得合情合理，况且她也说过，她的父亲是大学微积分教授，她数理化优秀，再正常不过。

他听着她抱怨，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碗里的鸽子蛋夹给她，无意中瞥见旁边女生投来的倾慕目光。

他意识到自己有张媲美韩剧明星的面孔。

他对怦然的照顾，更像是出于一种习惯，就像阴天多带一把伞，冬天多带一副手套，不算太好，不算太坏，习惯使然。

只是长大的含义，因人而异。

他们都开始有新的烦恼。

怦然的主要麻烦，并不都由周勋带来。